

41  
1  
30

話字板史記

世家

四十七  
五十三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  
 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  
 代有哲人繼世象賢誠可仰同列國  
 前史既定吾無間然又孔子非有諸  
 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聖人為  
 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  
 焉○正義曰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  
 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  
 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  
 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徐廣曰陬音驕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索隱曰陬是邑名昌平鄉號孔子居魯之鄒邑昌平鄉之闕里也○正義曰



括地志云故鄆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里蓋鄉取山為名故闕里在泗水縣南五十里輿地志云鄆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鄆城闕里即此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即此也按夫子生在鄆長徙曲阜乃號闕里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曰家語孔子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正義曰魯人

云叔梁紇亦名尼丘山祠在兗州泗水縣五十里尼丘山東距地理志云魯縣有尼丘山有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索隱曰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父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後在少非常壯室刻筭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故論語云野哉由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耳○正義曰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婚姻適此者皆為野合故家語云梁紇娶魯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為顏氏顏氏有三女小女禱於尼丘得徵在據其婚適六十四明矣



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索隱曰襄公

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後

序孔子卒云七十生而首上圩頂索隱曰圩

二歲每少一歲也音烏頂音

鼎圩頂言頂上竄也故孔子頂如反字反字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正義曰

地志云女陵山在曲阜縣南二十八里于寶三日紀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寶

在魯南山之空寶中無水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今

浴名女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

而叔梁紇死索隱曰家語云生葬於防山正義

曰括地志云防山在兗州曲阜縣東防山在

二十五里禮記云孔子母合葬於防防山在

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索隱

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營地

徵在笄年適於梁紇無幾而老死是少寡蓋

以為嫌不從送葬故不知孔子為兒嬉戲常

墳處遂不告耳非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

陳俎豆正義曰俎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

是天子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正義

曰括地志云五父衢在兗州曲阜蓋其慎也徐

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衢道也

曰魯縣有關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

也○索隱曰謂孔子不知父墓乃且殯其母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於五父之衢，是其謹慎也。○正義曰：義曰：慎，謂以紼引棺，就殯所也。耶人，正義曰：正音，鄉。

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無阮反

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正義曰：與音

飲，魯文、季氏之士，孔子與迎而。陽虎絀曰：季氏

饗士，非敢饗子也。索隱曰：家語孔子之母喪

謂孔子實要經，與饗為陽虎所絀，亦近誣矣。一作要經，要經猶帶經也。故劉氏云：嘗學之

意是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

子病且死，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召

大夫云云，按謂病者不能禮為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

三十五矣，是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

服虔曰：聖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

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杜預曰

孔父嘉之高祖，宋愨公之長子，厲公也。及正考

父佐戴武宣公。服虔曰：正考父三命，茲益恭

故鼎銘云：也。杜預曰：三命，上卿一命，而僂再命

而僂三命，而俯皆恭敬之貌也。循牆而走。杜預



日言不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是饋於

是粥於是杜預曰於是鼎中為饋以餬余口粥饋粥餬屬言至儉也

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

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毅湯之後而不繼世

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

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

叔往學禮焉索隱曰左傳及系本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不應更言魯

人亦太史公之疎耳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

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索隱曰有本作委吏按趙岐曰委吏主委

積倉庫之吏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

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

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

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

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索隱曰莊子云孔子

年五十一南見老聃蓋系家亦依此為說而不究其旨遂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即在十七耶且孔子見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語也乃既仕之後



言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  
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  
貴者送人以財索隱曰莊周財作軒仁人者送人以言  
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王肅曰謙言竊仁者之名送子  
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  
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  
者毋以有己王肅曰身父母之有己為人子者家語作無以有己○索隱曰  
為人臣者毋以有己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惡己為人臣者王肅曰言

聽則仕不用則去保身全行臣之節也

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

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  
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  
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  
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  
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  
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九言處辟其霸何也對曰  
秦國雖凶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殺



正義曰百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索隱曰家語無此一

里奚也向孟子以為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不然之言也

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

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正義曰郈音

鬪雞臺二所相去十五步在兗州曲阜縣東南三里魯城中左傳昭二十五年季氏與郈

昭伯鬪雞季氏芥雞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

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

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正義曰相州城安縣

東南三十里斤丘故城本春秋時乾侯之邑其後頃之魯亂孔子

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

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周氏曰孔子在

齊間習韶樂之盛美故忘於肉味也○索隱曰按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又子

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無學之文今此齊合論語齊魯兩文而為此言恐失事實

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

父子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景公

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也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他

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

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索隱曰此說出墨子及其文微

異曼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

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

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

周室既衰禮樂缺有問索隱曰息者生也言

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

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

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

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

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索隱曰劉

氏奉音扶用反非也今奉音如字謂奉待孔子如魯季氏之職故下文云以季孟之間待

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

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



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

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

若羊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索隱曰家語云桓子穿井於費得物如土缶

其中有羊問仲尼云得狗韋昭曰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

測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

夔罔閭羊也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城人謂之山罔也或言獨足魍魎山罔

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索隱曰夔音遠閭音兩

山神名故謂之夔夔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一足獸狀如人也

也非當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土之怪墳一名沐腫○索隱曰沐腫音木腫

羊唐固曰墳羊雌雄未成者也吳伐越墮會稽王肅曰墮毀也良伐越在魯哀元年

得骨節專車韋昭曰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檀也

具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

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

羣神之主故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日防

風氏違命後至故戮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吳

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



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也韋昭曰足以綱紀天下

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為公侯王肅曰但守社稷無

山川之祀者直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為公侯而已

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車昭曰封

山在吳郡永安縣駟案晉大康元年改永安為武康縣今屬吳興郡為釐姓索隱

曰釐音僂家語云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漆蓋誤系本無漆姓

為長翟今謂之大人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客

曰人長樂何仲尼曰焦僥氏三尺短之至也イラカラン

也韋昭曰焦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按在地志在大秦國北也長者不過十之

數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三也於是吳客曰善

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

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索隱曰

狃音女九反鄒氏云一作蹂論語作弗擾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

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驛之正義曰驛音釋

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

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



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  
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  
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正義  
音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  
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  
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  
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莫  
能已用曰盖周文武起豐鎬而王索隱曰檢

氏之書並無此言故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

往下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名我者豈徒

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何晏曰興周道於然

亦率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

四方皆則之索隱曰家語作西方王肅云魯

焉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

十年春及齊平索隱曰及與也平成也夏齊

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



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徐廣曰司馬  
也其器魯定公且以乘車好牲孔子攝相事曰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  
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  
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  
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王肅曰會遇  
也略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  
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旂旄羽被示

戟劍撥鼓噪而至

索隱曰家語作樂人以兵  
鼓噪却定公被音弗謂舞

者所執故周禮諫有被

孔子趨而進歷階而

登索隱曰歷階謂歷階級也故

不盡一等舉

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

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

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

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

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



曰匹夫而焚惑諸侯者罪當誅索隱曰焚其

亂也家語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謂經營而或

作焚侮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

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

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

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至小人有過則謝以

文名之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

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正義曰鄆今鄆州鄆

東北五十四里故謝城在龔丘縣東七十里

齊縣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築城於此以

旌孔子之功以謝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

因名謝城以謝過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

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太山博縣北有龜山

索隱曰左傳鄆護及龜陰之田則三田皆在

汶陽也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

歲甲大夫母百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使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服虔曰三都於是

叔孫氏先墮郕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南郕

亭在鄆州宿城縣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



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

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

入及公側服虔曰人有入及公之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

頎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

敗諸姑蔑杜預曰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姑蔑故城在兗

泗州水縣東四十五里按泗水縣本漢下縣地二子奔齊遂墮費將

墮成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水

縣西北五十里公斂處父服虔曰成率也謂孟孫曰墮成齊

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

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

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

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

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

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

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

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



沮疾序反  
云毀也

職客求而索隱曰家語皆予之以歸作皆如歸齊人聞

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索隱曰家語霸則吾地近焉我之

為先并矣索隱曰家語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

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

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索隱曰家語作

容璣王肅云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

舞曲名也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

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索隱曰謂請魯

君為周徧道路游行索隱曰家語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

因出觀齊之女樂索隱曰家語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

王肅曰膳祭肉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奉受齊女樂三

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宿乎屯屯在魯之南也索隱曰屯地名也而師已送曰夫子

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

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

可以使人死敗故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王肅曰言



仕不遇也故且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優游以終歲

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師已

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子

鄒家索隱曰孟子曰孔子於衛主顏離由彌子路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今此云濁

鄒是子路之妻兄所說不同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兄所說不同

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若六萬

石似太多當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秩祿不同正義曰六萬小斗計當今二十石也周之

皆用小也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斗升斤兩

使公孫余假一出入索隱曰謂以兵仗也孔

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正義曰故

匡匡城在滑州城縣西南十里顏淵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

吾入此由彼缺也索隱曰謂昔所被攻缺破之處也○正義曰琴操云

孔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者陽

貨音曲甚哀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

貨今復來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

知孔子聖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

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索隱曰匡宋邑也家語云匡人



簡子以甲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

士圍夫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

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

曰子在回何敢死

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天之將

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孔安國

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融曰如

奈我何也天未喪斯文則我當傳之匡孔子

使從者為竈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曰

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沒之文又從者臣竈

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

以為一事故彼去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有

曰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

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入謂

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



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  
已而見之夫人在締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  
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正義曰  
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索隱曰上  
見肯去聲言我不為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  
相見之禮現而答之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  
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藥肇曰見南子者  
之拘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  
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  
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

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招搖  
隱曰家語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何晏曰疾下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於  
李充曰使好德始好色則棄邪而反正矣於  
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  
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與  
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  
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按  
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  
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曰天生德者謂  
授以聖性德合天地



吉無不利故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  
曰其如子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  
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索隱曰家語姑  
布子知謂子貢  
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索隱曰家語云河目  
而隆顙其顙似堯  
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  
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  
主人哀荒不見飲  
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  
行故纍然不得志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家  
之狗既斂而櫛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  
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

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  
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  
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  
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韋昭曰  
隼之鸚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  
咫楛矢貫之墜而死○正義曰隼音笋毛詩  
義疏鸚齊人謂之鸞正或謂之題眉或陳湣  
曰省鴈春化為布穀此屬數種皆為隼陳湣  
公使使問仲尼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  
公非也按惠公以魯昭元年  
立定四年卒又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仲  
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湣公為是也



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正義曰肅慎國記云肅慎

其地在夫餘國東北河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強勁弩射四百步今之靉靉國方有此矣

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

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其方面所有

之財賄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

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

姬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

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分異姓以遠

方職使無忘服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故分陳以肅慎

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韋昭曰故府舊府也孔子居陳

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其侵陳陳常被

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

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

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

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

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



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

日家語云寧我鬪死挺劍而謂孔子曰苟母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是也

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

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

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

以待晉楚也正義曰衛在濮州蒲在滑州在衛西也韓魏及楚從西河東伐

先在蒲後又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

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他婦

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索隱曰此

西河在衛地非魏之西河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

與公叔同畔者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

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三年有成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

必三年乃有成地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孔安國曰晉大夫趙

簡子之邑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索隱曰此河北之中



牟蓋在佛肸畔使入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  
漢陽西佛肸畔使入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  
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  
也孔安國曰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  
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  
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滌之於涅中而不可  
而不黑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汙也我豈匏瓜  
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言匏瓜得繫一  
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孔子繫磬有荷蕢而  
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晏曰蕢草器也  
有心謂契契然也

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何晏曰此硜硜  
信已而已言亦

無益也孔子學鼓琴師襄子索隱曰家語師襄  
子曰吾雖以擊磬

為官然能於琴蓋師襄子魯人論語謂之擊磬襄是也十日不進師襄

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

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

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



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

為入黯然而黑王肅曰黯黑貌幾然而長徐廣曰詩

兮索隱曰幾與注頽眼如望羊王肅曰望

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

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

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

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犢竇華又作竇

聞趙簡子殺竇犢字鳴犢聲轉字異或依鳴鐸慶

華當作舜華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

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

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

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

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聳之也剗胎殺夭則

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索

曰有角曰蛟龍龍能興雲致雨調和陰陽之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

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其鳥獸之於不義



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

為陬操以哀之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索隱曰此陬鄉非魯之陬邑家

語云作而反乎衛入主籩伯王家他日靈公

問兵陳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

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曰萬二千人為軍五百人為旅

軍旅未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

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

公卒索隱曰此魯哀二年也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

稍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

表經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

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

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

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

於桓釐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

桓倍也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

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



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名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名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名而可？曰：必名冉求。於是使名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名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

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章，不知所以裁制，當歸以裁耳。○索隱曰：此系家，冉有歸與之辭者，前辭出孟子，此辭見論語。蓋止是一稱歸與二書各記之，今前後再引，亦失之也。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名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

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



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

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

對曰其為人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

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

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

問津焉鄭玄曰邦廣五寸二邦為耦津濟渡名蔡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

問津焉鄭玄曰邦廣五寸二邦為耦津濟渡名蔡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

問津焉鄭玄曰邦廣五寸二邦為耦津濟渡名蔡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

流則子路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

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

數周流自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

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

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

亂同空舍此適彼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

從辟世之士哉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

士從辟人之法者也已之耨而不輟鄭玄曰

為士則從辟世之法也



也。輟止也。覆種。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

止。不以津告者。何晏曰。為其不。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

達已意而非已。曰鳥獸不可與同羣。曰隱於

山林。是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何晏曰。凡天

皆不與易也。已。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氏

曰。丈人。老者。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

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氏曰。丈人曰。不勤

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

而索也。植其杖而芸。也。除草曰芸。子路以

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安國曰。子路

反至其家。丈人

出行。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徐廣

不在。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曰哀

年也。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

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

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

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



誦弦歌不表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溢也君子固亦

有窮時但不如此小人窮則濫溢為非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

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

非與孔安國曰問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也故不待學以

一知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名子路而問曰

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

也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

仁耶人之不我信也王肅曰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智乎意者

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

以吾未智乎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

安有伯夷叔齊正義曰言仁者必使四方信之安有伯夷叔齊餓死乎

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正義曰言智者必使處事

通行安有王子比干剖心哉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

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



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  
容夫子夫子蓋少與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  
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而不能斂獲之  
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不能每順人之  
意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  
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  
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  
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

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  
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  
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  
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  
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  
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汝主財言志之同也於是  
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服虔曰書籍也○索



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辨求云楚令尹子西曰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

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彌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名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

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率王天下今孔丘得

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其秋楚昭王率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

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洋在而來歌欲以感切夫子也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

往者不可諫兮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

追也孔安國曰自今已來已而已而今之從

政者殆而孔安國曰言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

伴歌



孔子下欲與之言包氏曰下車也趨而去弗得與

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

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

繒徵百牢索隱曰此哀七年時也百牢年具

子男五牢年具徵百牢夷不識禮故子貢對以周禮而後吳亡是徵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鄆城在沂水縣地理志云繒縣屬東海縣也太宰嚭召季康子

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

兄弟也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是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是

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

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

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氏曰問

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迂猶遠

遠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夫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

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

安上樂以移風



二者不行則有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

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王肅曰

事必可得明言所言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

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

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具會緡已

也○索隱曰徐說去會四年是也按左氏又

在陳當哀公之初蓋年表誤爾○正義曰季

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

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

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

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

社千社即二萬千家

康子曰我欲名之可乎對曰欲

名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

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

豈能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己木文子固止會

豈能擇鳥乎以喻所之之國



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

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索隱曰前

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魯系家云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則首尾計

十五年矣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

政曰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

索隱曰論語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又

哀公問曰何為則人服子曰舉直錯諸枉則

人服今此初論康子問政未合以孔子答哀

則枉者服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

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然

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

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

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

宋之君不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

足以成也

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召勢數



也知者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

從周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故書傳禮記

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

如何晏曰太師學官名也縱之純如何晏曰

既發放縱盡其皦如何晏曰言繹如也以成

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吾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時鄭玄曰反魯魯哀

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公十一年冬是時

至孔子去其重正義曰夫丘呂取可施於禮

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

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正義曰

詩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

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萇云關關和聲雎鳩

王雎也鳥擊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

不和諧又不淫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

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

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

鹿鳴為小雅始正義曰小序

云鹿鳴宴羣

王化成也按王

鹿鳴為小雅始

正義曰小序

厚意然後忠臣

嘉賓得盡其心

矣毛萇云鹿

鳴為小雅始



得萃啾啾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與文王  
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

為大雅始正義曰小序云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  
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清廟為頌始正義曰

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清廟為頌始正義曰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

祀文王焉毛萇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  
之官也謂祭文王天德清明文三百五篇孔

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  
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

易序正義曰序易序卦也夫子作十翼謂上  
象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

說卦雜卦也易正義曰文王既錄六十四卦  
分為上下篇先後之次其理不易孔子就上

下二經各序彖正義曰吐亂反上彖卦下辭  
其相次之義象下象爻卦下辭易正義曰夫

子所作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德或說其  
卦義或說其卦名莊氏云彖斷也言斷定一

卦之繫正義曰如字又音系易正義云繫辭  
義也繫者聖人繫屬此辭於爻卦之下分為

上下篇者以簡編重大是以分象正義曰上  
之又言系辭者取綱系之義也象象卦辭下

象爻辭易正義云萬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  
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今夫子釋此卦之

象說卦正義曰易正義云說卦者陳說文言  
也說卦八卦德業變化法象所為也

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申說義理  
釋乾坤二卦經文之言故稱文言又雜卦者

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申說義理  
釋乾坤二卦經文之言故稱文言又雜卦者

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申說義理  
釋乾坤二卦經文之言故稱文言又雜卦者

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申說義理  
釋乾坤二卦經文之言故稱文言又雜卦者



六十四卦以為義於序卦之外別言聖人之  
興因時而作隨其事宜不必相因襲當有損  
益又云雜揉眾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  
類或以異相明按史不出雜卦故附之讀易  
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  
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  
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正義曰  
鄒音聚顏濁鄒非  
七十人教也  
頌受業者甚眾孔子以四  
教文行忠信何晏曰四者有  
形質可舉以教絕四母意何晏  
道為度故母必何晏曰用之則行舍  
不任意也母必之則藏故無專必  
母固何晏

則

曰無可無不可  
故無固行也  
母我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  
是從故不  
有其身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晏曰罕者希也利者  
也仁者行之盛也寡  
能及之故希言之  
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  
三隅反弗也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  
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  
一端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重教也其  
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温恭  
本作逡逡反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鄭  
音七旬反



日唯辯而謹敬也○朝與上大夫言閭閻如

也孔安國曰中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

和樂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言端

也君召使饋鄭玄曰有賓也色勃如也孔安國曰必變

色君命名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命也

魚餽肉敗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席不正

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

不歌見齊衰與瞽者雖童子必變包氏曰三

人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

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使人歌

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故子

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

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

於教化或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

子之文章可得聞也何晏曰章明文彩形質



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何晏曰性者人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學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晏曰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恍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曰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不能已竭吾才矣其有所立則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

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

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

孔子博學道藝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

射乎我執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兼以謙也

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鄭玄曰牢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

我不見用故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

義曰括地志云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十

二里春秋哀十四年經云西狩獲麟國都城記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



五十步，俗云獲麟。推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去魯城可三百餘里。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索隱曰：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為姓，非也。今以車子為主，車子微者，以為不祥也。人微，故略其姓，則子非姓也。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時所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曰：河不出圖，維不出書，吾已矣夫。河，出圖，今無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也。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河圖，八卦也。顏淵為夫子輔佐，死及西狩，見麟者，是天將亡夫。文證者也。

曰吾道窮矣

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聖人之類也。時得而死，此天亦告夫子將歿之證。故云爾。

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

莫知子

何晏曰：子貢怪夫子言，子曰：不怨天，何為莫知已？故問之。

不尤人

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亦不尤人。下學而上

達，知我者其天乎？

何晏曰：聖人與天地

合其德，故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

乎？鄭玄曰：言其直已之謂，柳下惠少連降志

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也。置不復言。



世務行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也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也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索隱曰言夫子修春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曰殷運夏殷周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

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



者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  
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  
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柱摧乎  
哲人萎乎王肅曰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  
無道久矣莫能宗予王肅曰傷道夏人殞於  
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  
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鄭玄曰  
知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封夫子十二  
代孫志為褒城侯生光為丞相封侯平帝封

孔霸孫養二千戶為褒城侯後漢封十七代  
孫志為褒城侯魏封二十二代孫羨為崇聖  
侯晉封二十三代孫震為奉聖亭侯魏後封  
二十七代孫為崇聖大夫孝文帝又封三十  
一代孫珍為崇聖侯高齊改封珍為恭聖侯  
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  
湯帝改為紹聖侯皇唐給復二千戶孔子年  
封孔子裔孫孔德輪為褒聖侯也

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索隱曰若

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為七  
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  
傳生年不定使哀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懲  
夫子壽數不明

遺一老王肅曰弔善也慈且俾屏余一人以



在位王肅曰瑩瑩余在疚疾病也嗚呼哀哉尼父母

自律王肅曰及大夫之顯稱也子貢曰君其

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

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索隱曰左傳及家語文皆同生不

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服

曰天子自謂一人孔子葬魯城北泗上曰孔

非諸侯所當名也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

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頰臂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

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

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荆棘及刺人草○索隱曰離音藜藜草名也

女真一作安貴香名出西域五味藥草名龜音謠龜檀檀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

訣而去音決別也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

子貢廬於冢上索隱曰冢語無上字且禮云

乎蓋上者亦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

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

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



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

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索隱曰謂

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沒後後至

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

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

字伯魚索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

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夫子伯魚年五

十先孔子死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伯魚

生後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

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子思生白字子上年

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

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

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

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

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

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



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  
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  
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  
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索隱曰低敬也  
言低敬遲迴不  
能去之有本亦  
作低迴義亦通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  
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

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

子索隱曰離騷云明五帝以折中王師叔云  
折中正也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  
斷其物而用之  
與度相中當也可謂至聖矣

索隱述贊曰

孔子之先 曾于商國 弗父能讓

正考銘勒 防叔來奔 邠人倚立

尼丘誕聖 闔里生德 七十升堂

四方取則 行誅兩觀 攝相夾谷



歎鳳遽衰 泣麟何促 九流仰鏡

萬古欽躅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宗之自天子王封中... 史記四十七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索隱曰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系... 如繼之齊魯曾何等

陳勝者陽城人也 索隱曰韋昭云陽城屬潁

正義曰即河南陽城縣也 字涉吳廣者陽夏

人也 索隱曰夏音賈韋昭云淮陽縣後屬陳



陽夏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索隱曰廣

也謂役力而較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

受雇直也也謂役力而較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

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

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索隱曰尸子云鴻鵠之鷺羽翼未合而有四

海之心是也鴻鵠是一鳥若鳳皇然非鴻鴈

與黃鵠也鵠音戶酷反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

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斷縣

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

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強為右貧弱

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

之者也適音直革反又音磔故漢書有七科

適戍者屯兵而守也地理志漁陽縣名在漁

陽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漁陽故城在檀

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也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

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

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亦死等

死死國可乎索隱曰謂欲經營國假使不

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

當立索隱曰姚氏按隱士遺章邯書云李斯

為二世發十七凡而立今王則二世是



始皇第十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

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

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索隱曰如淳云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

或以為不知何坐而死故天下究二世殺之或說為非今宜依文而解直是扶蘇為二世

所殺而百姓未知故欲詐自稱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

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

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

者索隱曰漢書作倡倡謂先也說文云倡首也吳廣以為然乃行

卜索隱曰行者先也一云行往也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

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瓚曰

假託鬼神以威眾也故勝廣曰此教我威眾也○索隱曰裴註引蘇林臣瓚義亦當矣而

李奇又云卜者戒曰所卜事雖我當死為鬼惡指斥言之而勝失其指用依鬼神起怪蓋

謂得其指也陳勝吳廣喜念鬼索隱曰念者思也謂思念欲假鬼神

之事曰此教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

置人所罾魚腹中漢書音義曰罾音曾文穎曰罾魚網也卒買

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

廣



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焉○索

隱曰服虔云間音中間之間鄭氏云間謂切

令人行也孔文祥又云伺切間隙不欲令衆

知之次師所次舍處也墨子云建國必擇木

之脩茂者以為叢位高諒註戰國策云叢祠

神祠叢夜篝火徐廣曰或作帶也篝火籠也

郭璞云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

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

人士率多為用者將尉醉索隱曰尉官也漢

尉將也九百人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

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徐廣曰挺

猶脫也○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

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

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藉吏士名藉也

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斬戍死者固

十六七此激怒其眾也蘇林曰第且也○索

隱曰第一音次第之第小韻云第但也劉氏

藉第藉  
服  
應  
蘇  
蘇  
蘇

史記卷八



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

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祖右稱大

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

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斬斬下索隱曰

又音祈縣名屬沛郡下者降也謂以兵臨斬而即降也乃令符離人葛

嬰將兵徇蕪以東索隱曰韋昭云符離屬沛郡李奇云徇略也音辭峻

反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苦柘屬沛陳餘皆在沛也行

收兵比至陳索隱曰地理志陳縣屬淮陽車六七百乘騎

千餘卒數萬人攻陳正義曰今陳州城也本楚襄王築古陳國城也

陳守令皆不在索隱曰張晏云郡守縣令皆不在非也地理志及秦三十

六郡並無陳郡則陳止是縣令言守令則獨

守非官也與下守丞同也則皆是衍字也獨

守丞與戰譙門中索隱曰蓋謂陳縣之城門一名麗譙故曰譙門中非

上譙縣之門也譙縣守前已下故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

日號令名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

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

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



為張楚索隱曰李奇云欲張楚也當此時諸郡縣

皆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

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

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

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

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索隱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

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也嬰後聞陳王

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

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

為三川守索隱曰三川今洛陽也地有伊洛河故曰三川秦曰三川漢曰河南

郡李由李新子也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

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漢書

音義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項曰房邑君也○索隱曰房邑也爵之於房號曰房君晉

灼按張耳傳言相國房君者蓋誤耳涉始號楚因楚有柱國之官故以官蔡賜蓋其時草

創亦未置相國之官也○正義曰周文陳之

賢人也文穎曰即周章嘗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



舉動之占也司馬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

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率數

十萬至戲正義曰即京東戲亭也軍焉秦令少府章邯

免酈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索隱曰小顏云猶今

言家產奴也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

出關止次曹陽索隱曰音灼云亭名也在以農東十三里小顏云曹水之

陽也其水在陝縣西南峴頭山北而流入河魏武帝改為好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曹陽

故亭亦名好陽亭在陝州桃林縣東南十四里崔浩云曹陽坑名自南出北通於河按魏

武帝改曰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

正義曰澠池河南府縣是也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

自到軍遂不戰徐廣曰十一月也○索隱曰趙系家勾踐使罪人三行屬

翎於頸曰不敢逃刑乃自到武臣到邯鄲自

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名騷為左右

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

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

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從繫



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

正義曰成都蜀郡縣涉遙封之趣趙兵亟入關索隱曰趣音促謂催促也

亟音棘也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

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

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

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

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

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

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

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

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

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

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

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

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

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



狄人田儋殺狄今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

市市軍散遂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

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咎故欲立六國後以樹黨○索隱曰晉灼云甯陵今在

梁國按今梁國有甯陵縣是字轉異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甯陵縣城名甯陵城也

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

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

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

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早

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

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索隱曰遣作遺遺謂留餘也悉精

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

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命以誅吳叔獻其

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

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

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

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



城人鄧說將兵居郟

索隱曰地理志陽城縣屬潁川說音悅凡人名

皆音悅郟音談小顏云郟東海之縣名非也按章邯軍此時未至東海此郟別是地名或

恐郟當作郟郟是郟郟之地或見下有東海郟縣故誤也○正義曰屬海州疑郟當作郟

音記洽反郟即春秋時郟地楚郟教葬之今汝州郟縣城是郟悅是陽城人陽城河南府

縣與郟城縣相近又走陳蓋郟字誤作郟耳章邯別將擊破之鄧

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

徐廣曰一作逢○索隱曰地理志銍縣名

屬沛漢書

將兵居許

正義曰括地志云許州許昌縣本漢許縣地理

志云許縣故國姜姓四岳之後大叔所封二十四君為楚所滅漢以為縣魏文帝即位改

許曰許昌也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

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

地理志泗水國有陵縣也

銍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

索隱曰地

理志取慮縣名屬臨淮音徐人丁疾等皆特

起將兵圍東海

正義曰今海州也

守慶於郟陳王聞

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

張晏曰畔名也

監郟下軍秦

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

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不



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

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

監戰軍破張賀死臆月張晏曰秦之臆月夏之九月噴曰建丑之

月也○索隱曰顏遊秦云按史記表二世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是

也宗稟荆楚記云臆節在十陳王之汝陰還

至下城父索隱曰按舊讀以陳王從汝陰還至城父又顧氏按郡國志山乘縣有下城父其

聚在城父縣東下讀如字其說為得之

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正義曰音唐今宋州碭山縣是

謚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涓人知謂者

將軍姓呂名臣也晉灼曰呂氏春秋荆柱國莊伯令謁者駕令有人取冠○索隱曰涓音

公玄反服虔曰為倉頭軍起新陽徐廣曰在汝南也○

索隱曰韋昭云軍皆著青帽故曰倉頭○正義曰括地志云新陽故城在豫州真陽縣西

南四十二里漢新陽縣城應劭云在新水之陽也攻陳下之殺莊賈

復以陳為楚索隱曰為如字讀謂以陳地為楚國初陳王至陳

令銓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

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



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

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

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月嘉為上將軍引兵之方

與正義曰房預二音欲擊秦軍定陶下正義曰今

曹州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

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

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

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

公孫慶秦左右校索隱曰即左復攻陳下之

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鄱音婆英布居江中為羣盜陳勝之

起布歸番君吳芮故謂之鄱盜者也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

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漢書音義復以陳為

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

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當與庸耕者聞之

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官門令欲縛之自辨

數乃置晉灼曰數音踈主反謂自辨說數與涉有



故舊事驗也又音朔數謂  
自辨往數與涉有故也  
不能為通陳王出

渡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

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願涉之為王沈沈者

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

又言願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為王官殿

沈沈猶談談謂故人呼為楚人謂多為夥故

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

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顯

妾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

由是無親陳王者索隱曰顧氏引孔叢子云

勝以衆宿待之妻父怒云怙號而傲長者不

能久焉不辭而去陳王詭謝遂不為視王心

慚焉是其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

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

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

之索隱曰謂朱房胡武等以索所陳王信用  
不善者即自驗問不往下吏也  
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

帷帳



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  
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碣至今

血食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

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罪案班固奏

以爲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賈文然則言

褚先生者非也○索隱曰徐廣裴駙像所見

別本及班彪奏事皆云合作太史公今據此

是褚先生述史記加此替首地形險阻數句

然後始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目而

自題已位號也已下義並已見始皇之本紀

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

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

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韋昭曰殽謂二擁雍州

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

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

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  
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  
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



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  
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  
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  
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  
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  
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  
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正義曰音

聚陳軫邵滑邵正義作昭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

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瘳田忌廉

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

師仰關而攻秦索隱曰仰字亦作印並音仰謂秦地形高故並仰向關門

而攻秦有作叩字非也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道

逃而不敢進索隱曰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更有宋衛中山秦無亡

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

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



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槽索隱曰說文云槽大楫也因利

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

朝施及孝文王壯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

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

朴以鞭笞天下索隱曰臣瓚云短曰敲長曰朴威振四海南

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僂首

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

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索隱曰貫音烏還反又如字貫謂上絃也

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

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

一作鑄鑄以為金人十二索隱曰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

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

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索隱曰猶



今巡更問 天下已定 始皇之心 自以為關中

之固 金城千里 子孫帝王 萬世之業也 始皇

既沒 餘威振於殊俗 然而陳涉為牖繩樞之

子 疇隸之人 徐廣曰田民曰疇音亡更反 而遷徙之徒也

材能不及中人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 陶未猗

頓之富也 躡足行伍之間 俛仰阡陌之中 索隱

曰什佰謂千人百人之長也漢書作阡陌如淳云時皆僻屈在阡陌之中陌音陌 率

罷散之卒 將數百之衆 而轉攻秦 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 天下雲會 響應羸糧 而景從 山東

豪俊 遂並起而亡秦 族矣 且天下非小弱也

雍州之地 殽函之固 自若也 陳涉之位 非尊

於齊楚 燕趙 韓魏 宋衛 中山之君也 鉏耨棘

矜 非銛於白戟 長鋤也 ○索隱曰鉏耨謂鉏禾也論語曰耨而不

輟是也棘戟也矜戟柄音勤 適戍之衆 非儔於九國之師

也 深謀遠慮 行軍用兵之道 非及鄉時之士

也 索隱曰鄉音香亮反鄉時猶往時也蓋謂孟嘗信陵蘇秦陳軫之比也 然而



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

陳涉度長絜大索隱曰絜音下結反謂如結束知其大小也比權

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

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索隱曰謂秦強而抑

八州使朝已也漢書作招八州亦通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

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入

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

異也索隱曰施音式鼓反言秦虎狼之國其仁心不施及於天下故亡也

索隱述贊曰

天下匈匈 海內乏主 摘鹿爭捷

瞻烏爰處 陳勝首事 厥跡張楚

鬼怪是憑 鴻鵠自許 葛嬰東下

周文西拒 始親朱房 又任胡武

夥頤見殺 腹心不與 莊賈何人

反噬城父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東漢書卷之八十八 史記四十八

漢書文選卷之八十八 史記四十八

漢書文選卷之八十八 史記四十八

漢書文選卷之八十八 史記四十八

漢書文選卷之八十八 史記四十八

漢書文選卷之八十八 史記四十八

漢書文選卷之八十八 史記四十八

漢書文選卷之八十八 史記四十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則編之列傳中王隱則謂之紀而在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索隱曰繼體謂非創

業之主而是嫡子繼先帝之正體而立者也 守文者猶法也謂非受命創制之君但守先

帝法度為 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

焉 索隱曰謂非獨君德於內茂盛亦夏之興

也以塗山 索隱曰韋昭云塗山國名禹所娶



墟大戴禮云禹娶塗山氏之女謂之女橋生啓也而桀之放也以末

喜索隱曰國語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與伊尹比而士夏韋昭云有施喜姓之

國末喜其女也殷之興也以有娥索隱曰有娥國名而生契故詩云天命紂之殺也嬖妲己索隱曰國

比而士有蘇國也己姓也妲己女焉與膠鬲

妲己索隱曰系達反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索隱曰系

上妃有郇氏之女曰姜原鄭玄箋詩云姜姓

擊國任姓之中女也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

姒索隱曰國語曰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

姒姒是其姓即龍漿之子襄人育而以女於幽

詞見國語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姜釐降

春秋譏不親迎索隱曰公羊紀裂繡來迎女

也何譏始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

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

萬物之統也索隱曰以言若樂聲調能令四

萬物是陰陽即夫婦也夫婦道和而能化可

成萬物萬物人為之本故云萬物之統也



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

索隱曰妃音配又如字君不能得之於臣索隱曰以言夫婦親愛之情

雖君父之尊而不能得也故曰匹夫不可奪志其本意是不能得也故曰匹夫不可奪志

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

成子姓索隱曰鄭玄註禮記云姓者子孫也即趙飛鸞等是也能成

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索隱曰按謂有始不終如栗姬衛后等是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

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

命哉索隱曰惡音烏猶於何也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漢興呂娥姁徐廣曰姁音况羽反呂后姊字長姁也○索隱曰娥姁呂后字

按漢書小顏云呂后名姁字娥姁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

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索隱曰漢書云得定陶戚

姬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

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踈

遠者得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居露宿恙噬人蟲也故人



相恤云得無恙乎呂后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

為孝惠皇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媽呂太后以重親故

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

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

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

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

長陵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

此如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

徐廣曰率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

索隱曰在未央北故曰北宮正義曰括地

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

女魏媼通索隱曰媼音烏老反然媼是婦人

劉媪衛媪之屬是也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

索隱曰顧氏按冢墓記薄父冢在會稽縣西

北襟山上今猶有兆域襟音莊洽反正義



日括地志云：穢山在越州會稽縣西北三里，一名穢山，穢音莊，洽反。又諸侯畔

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

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

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

漢擊楚，又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

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

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

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

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

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

南宮，成臯臺。索隱曰：按是河南宮之成臯臺。漢書作成臯靈臺，西征記云：武

牢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魏州，故鄭之制

成臯縣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

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

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

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



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

索隱曰地理志云軹縣在河內恐地遠非其封乘長安東有軹道亭或當是所封也薄

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姬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名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

索隱曰按廟記云在霸陵南十



里故謂之南陵按今在長安東灃水東原上  
名曰少陰在霸陵西南故曰東望吾子西望  
吾夫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陵故縣在  
雍州萬年縣東南二十四里漢南陵縣本蒲  
太后陵邑陵在以呂后会葬長陵故特自起

陵近孝文皇帝霸陵徐廣曰霸陵縣有軹道亭

竇太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倚房趙之清河觀津人也正義

曰在冀州棗強縣東北二十五里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

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主各五人

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

請其主遣宦者吏正義曰謂宦者為吏主發遣宦人也必置我

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

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

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索隱曰嫫

音近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

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為帝而王

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

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



為皇后女嫖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

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早

卒葬觀津索隱曰擊虞往決銀云竇太后父

帝立太后遣使者填父所墜淵起大墳於觀

津城南人間號為竇氏青山○正義曰括地

志云竇少君墓在冀州於是薄太后乃詔有

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

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

竇皇后兄竇長君索隱曰決銀弟曰竇廣國

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略賣

其家不知其處通鑑胡注傳直志翻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

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

小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

之長安索隱曰謂從逐其宜陽之主聞竇皇

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

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

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名具問之具



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

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索隱曰決別也傳音轉傳舍謂郵亭

傳置之舍蓋寶后初入宮時別其弟於傳舍之中也丐沐沐我索隱曰丐者乞也沐米潘也謂乞潘為弟沐也

請食飯我乃去於是寶

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

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

家於長安索隱曰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比亦得家於長安故劉氏云公昆弟謂廣國等也絳侯灌將軍等曰

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豈出微不

可不為擇師傳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

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實長君少

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實皇

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母子

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為章武侯索隱

日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滄州魯城縣長君前死封其

子彭祖為南皮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子彭祖為南皮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漢南皮縣也。吳楚反時，竇太后從

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

侯。索隱曰：地理志，賈氏凡三人為侯，竇太后

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

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

六年崩。索隱曰：當武帝建元六年，此合葬霸

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嫫

王太后。槐里人。索隱曰：皇甫謐云：后名嫫音

景帝后

廢丘○正義曰：括地志云：大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丘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也。

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

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索隱曰：即

也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

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

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竒兩女。索隱曰：竒

漢書作倚，倚依也。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

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



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

此貴徵也索隱曰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

夫人生男索隱曰即武帝也漢武故事云帝

也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索隱曰姁兒

姁生四男索隱曰謂廣川王越膠東王景帝

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

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寵薄太后崩廢

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

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

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

幸皆過栗姬索隱曰適音栗姬日怨怒謝長

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

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

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

媚道景帝以故望之索隱曰望猶責景帝常

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



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

心噉之而未殺也索隱曰噉音銜漢書作銜銜猶恨也長公主

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

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

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

行奏事畢索隱曰大行禮官行音衙日子以母貴母以子

貴索隱曰此皆公羊傳之文也今太子毋無彌宜立為皇

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

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

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

兄信為蓋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太山景帝崩太子襲

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正義曰德

州縣封田蚡為武安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魏郡○正義曰括

地志云武安故城在洛州武安縣西勝為周

陽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上郡○正義曰

二十九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



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

號曰平陽公主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即晉州城西面今平陽故城

東面也號記云堯築也次為南宮公主正義曰南宮冀州縣也次

為林慮公主索隱曰林慮縣名屬河內本名隆慮避殤帝諱改名林慮慮音

慮○正義曰林慮相州縣也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

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

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

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

四年崩合葬陽陵正義曰括地志云陽陵在雍州咸陽縣東四十里

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幸為帝對宮人不中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正義

曰衛青傳云父齊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故冒衛氏出平陽

侯邑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子夫為平陽主謳者

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

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被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被除謂之禊

呂后本紀亦云三月被還過軹道蓋與游字相似故或定之也○索隱曰小顏被音廢今

武帝后



亦音拂謂被襖之遊亦音拂謂被襖之遊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  
水自潔故云被除也水自潔故云被除也見見所待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  
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  
中得幸正義曰尚主也於上還坐驢甚賜平  
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官子夫上  
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  
相忘入官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官人不中  
用者斤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

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名其兄衛長君弟

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

男索隱曰三女謂諸邑石邑及衛男名據索隱

太子日即庚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

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索隱曰漢武故事

公主嫖女也曾祖父嬰堂邑侯傳至午尚長公主生右也無子上之得為

嗣大長公主有力焉徐廣曰即景以故陳皇

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



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

皇后索隱曰漢書云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

廢后居長門宮怨悶悲思奉黃金百斤為相如取

酒乃為作頌以奏皇后復親幸作而立衛子

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

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

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

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

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是衛

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

平侯索隱曰地理志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

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諸姊衛少兒少兒生子

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索隱曰地理志號

驃騎將軍青彌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

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

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索隱曰王



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

昌邑王正義曰名膊李夫人早卒索隱曰李延年之女

弟漢書云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為作賦其兄李延年以音幸

魏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

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

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正義

曰漢武帝令李廣利征大宛國近西海故號海西侯也他姬子二人為

燕王廣陵王索隱曰漢書云李姬生其母無

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

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女士不可

以配人主也外里應至金六門長土對為

褚先生曰正義曰疑此元成之臣為即時聞

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

所生子女者徐廣曰名俗父為金王

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

在而韓王孫名媽素得幸武帝承間曰言太



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

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

先驅旄騎出橫城門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

義曰括地志云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上在

淮州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按此橋對門也

乘輿馳至長陵當少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

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

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

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

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噉索隱曰烏

百反蓋懷之辭耳○正義大姊何藏之深也

日噉責失聲驚愕貌也詔副車載之廻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

門著引籍正義曰武帝道上詔令通名通到

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

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

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

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



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名

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

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脩

成子仲索隱曰金氏之甥脩成君之子也而名仲者與大外祖王氏同字恐非也

女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為淮南王太子妃也此二子

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

更民皆患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

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

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

戶一曰陰安侯索隱曰名不疑地理志陰安縣名屬魏郡○正義曰括地

志云陰安故城在魏州穎丘縣北六十里也二曰發干侯索隱曰發干故城在博州堂邑縣西南二十三里

三曰宜春侯索隱曰名伉地理志宜春縣名屬汝南○正義曰括地志云宜

春故城在豫州汝陽縣西六十七里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

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

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



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  
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至笑  
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  
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  
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  
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  
將軍尚平陽公主焉索隱曰習性為對各十二百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

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

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索隱曰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索隱曰韋昭云婕承

聲類云幸也字亦從女漢舊儀索隱曰邢夫人號姪

娥索隱曰服虔云姪音近妍徐廣音五耕反

也索隱曰許慎云秦晉之間謂好為姪又方書

御史衆人謂之姪何姪何秩比中二千石索隱曰

曰崔浩云中猶滿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  
滿二千斛又漢官儀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



斛容華秩比二千石索隱曰二千石是郡守之秩漢官儀云其俸月百二十斛又有真二千石者如淳云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漢律真二千石俸月二萬按是二萬斛則二萬斛亦是二千石也崔浩云列卿已上秩石皆正二千石則是真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石蓋千八九百耳此崔氏說今兼引而解之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

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至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羨女入室惡女之仇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羨惡入室見妬士



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羨女者惡女之仇豈不  
然哉

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武帝過河間望

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遂使使召之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

人後居鈞弋宮號曰鈞弋夫人列仙傳云發手得一玉鈞故號焉黃圖云鈞弋宮在城外

漢武故事云宮在直門南廟記云宮有千門萬戶不可記其名也昭帝即位追尊太后父

趙父為順成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得幸武鈞弋宮在長安城中門名堯母門也

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

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徐廣曰武帝崩年正七十昭帝年五歲耳

○索隱曰此措先生之記漢書云元始衛太

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

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

泉宮名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

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

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

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



死雲陽宮

索隱曰三輔故事云葬甘泉宮南後昭帝起雲陵邑三千戶漢武帝

故事云既殯香聞十里上疑非常人發棺無尸衣履存焉○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宮秦

之甘泉宮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二百里黃帝以來祭圓

丘處也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

葬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陵漢鈞弋夫人陵也在雲陽縣西北五十八里孝武帝

鈞弋趙婕妤昭帝之母齊人姓趙少好清靜六年卧病右手捲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

貴人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佳武帝持其手伸之得玉鈎後生昭帝武帝末年殺夫人殯

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更葬之棺但存絲履也官記云武帝思之為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

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封識其處其後帝閑居問

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

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

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至少母壯也女至獨

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

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

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

非淺聞愚儒之所見也謚為武豈虛哉



索隱述贊曰

禮貴夫婦易叙乾坤配陽成化

比月居尊河洲降淑天曜垂軒

德著任姒慶流娥嫫建我炎曆

斯道克存出權大寶寶善玄言

自茲已降立壁以息內無常主

後嗣不繁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楚元王劉交者正義曰年表云都彭城高祖之同母徐廣

曰一作父○索隱曰漢書作少弟也字游高

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

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書云

曰應劭云巨姓也孟康云巨空也兄亡空有

嫂也今此作巨巨大也謂長嫂也劉氏云巨

亦作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索隱使為聲僕書作轅音勞索隱賓客以故去已而



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  
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  
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  
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徐廣曰羹頡侯以  
高祖七年封封十  
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以  
索隱曰羹頡爵號非縣名以其櫟釜故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羹頡山在媯州懷戎縣東  
南十五里按高祖取其山名為侯號者怨故  
也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次兄名喜字仲  
以六年立為代王其年  
罷卒謚頃王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  
有子曰濞

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

索隱曰漢書云楚

城三十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

索隱曰漢

書名郢夷王四年卒子王戌立王戌立二十

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

索隱曰漢書云

私姦服舍中姦案云奸於服舍非必官中又  
按集註服虔云私姦中人以罪重故至削郡

也春戌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

吾諫不聽戌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

破棘壁

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  
州寧陵縣西七十里州即梁棘壁至



昌邑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有梁丘故城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也與

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率飢吳王

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具楚孝景

帝欲以德侯子續徐廣曰德侯名廣具王吳

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

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

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

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王文

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

子襄王經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

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

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徐廣曰純立十七

壽立十九年死索隱曰太史公唯記王純

又謀反誅死故不同也正義曰漢書云王

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與此不同地節是宣

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仍隔昭帝世



趙王劉遂者

正義曰年表云都邯鄲

其父高祖中子名

友謚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祿

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

立幽王子遂為趙王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

弟辟彊索隱曰音壁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

王正義曰河間今瀛州也以為文王立十三年率子衷

主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既

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晁錯以適削趙

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

相建德索隱曰建德其名相名史先失姓也內史王悍諫不聽

遂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往其西界欲待吳與

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

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

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

藥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

趙王自殺邯鄲遂降正義曰邯鄲趙幽王絕



後王自楚... 試出王...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

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母

刑申公遵其言索隱曰漢書申公趙任防與

先生趙非傳曰趙人防與公也○索隱曰此

猶知事迹或別有所見故豈有篡殺之謀為

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

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

是言也

索隱述贊曰

漢封同姓 楚有令名 既滅韓信

王失彭城 穆生致醴 韋孟作程

王戊棄德 與吳連兵 太后命禮

為楚罪輕 文襄繼立 世挺才英

如何趙遂 代殞厥聲 興亡之兆

所任宜明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荆王劉賈正義曰年表云都吳也諸劉者不知其何屬

漢書賈高帝從父兄○索隱曰註引漢書則班固或別有所見也初起時漢

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日即

桃林之塞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臯北

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

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正義

地志云黎陽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按賈從此津南適入楚地也燒

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

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

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

志云固陵陵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使劉賈南渡淮圍壽

春正義曰今壽州壽春縣是也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

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

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

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索隱曰共



教之共尉已死以臨江為南郡正義曰今漢

六年春會諸侯於陳正義曰今廢楚王信囚

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

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

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群臣皆曰

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索隱曰表

吳又漢書以東陽郡封賈東陽即臨淮故云

王淮東○正義曰括地志云西北四十里蓋

此縣是也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正義

曰淮以西徐泗濠等州也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

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劉

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索隱曰地理志縣

曰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為布軍所殺高祖

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

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澤高祖從祖

漢春秋田子春說張卿云劉澤宗家也按言

宗家似疎遠矣然則班固言從祖昆弟當別



有所見也高帝三年澤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

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營陵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北

海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三十里高后時齊人

田生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游之資以畫干營陵侯澤

服處日以計畫干之也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索隱曰兩家之義並通澤大說

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

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日弗與矣孟康曰與

復與我為與也文穎曰不得與汝相知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

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既幸大謁者張子

卿徐廣曰名澤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

臨親脩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

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

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索隱曰此

例同時也非如他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

就天下如淳曰呂公知高祖相貴以女妻之

高祖征伐成帝業雅正意也○索隱曰雅訓素也謂呂氏素心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



穀欲前進塗然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也推音昌誰反

后春秋長請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

代太后又重發之文穎曰欲發之恐大臣不聽鄧展曰重難發事恐

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

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

之有正義曰高后紀云封張卿為建陵侯太后心欲之而卿為

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

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

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

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

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

尚缺望徐廣曰缺音決又音窺睡反今卿言太后裂十餘

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

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

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

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



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

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劫不得夫乃說

也○索隱曰漢書齊王傳云使祝午劫琅邪

王至齊因留琅邪王不得反國澤乃說求入

關齊乃送之與此文不同者劉氏以為燕齊

兩史各言其主立功之迹太史欲誅諸呂至

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

跳驅至長安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

又音條謂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

共立代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

以琅邪予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澤

王燕二年薨謚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

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

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

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

肥如亦臣名令郢人以告之○索隱曰如淳意以

定國欲有所誅殺餘臣而肥如令郢人乃告



以他法効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  
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  
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會獸行亂人倫逆天  
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  
劉賈雖屬踈然以策為王鎮江淮之間劉澤  
之王權激呂氏索隱曰謂田手春欲王劉澤  
大臣缺望澤卒得王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  
故為權激諸呂也

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晉灼曰澤以金

物張知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  
重或曰事起於相重也○索隱曰謂先發呂  
氏令重而我亦得其功是事發相  
重也偉盛也蓋感其能激發也

索隱述贊曰

劉賈初從首定三秦既渡白馬

遂圍壽春始迎黥布絕間周殷

賞功胙土與楚為隣營陵始爵

敷由擊陳田生遊說受賜千斤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不得脫乃用其內史敷計獻城陽郡正義曰括地志

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按後為郡也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

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

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

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

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徐廣曰一作酈○索隱曰音呈益反括地志云故酈城在鄆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呂台為呂王索隱曰音胎割齊

蓋此賒是也

之濟南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濟南故莪在為

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

太后封為朱虛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以呂祿女

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地理志

縣名屬東萊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

琅邪郡正義曰今沂州也立管陵侯劉澤為琅邪王

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

高后立諸呂為三王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



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  
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  
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  
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  
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  
為王子安知田乎索隱曰顧猶念也章曰臣  
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耨種立  
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

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  
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  
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  
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  
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  
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  
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  
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



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

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索隱曰舅謂舅父猶姨稱

母姨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殺兵齊相召

平聞之索隱曰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又此召平皆似別人也功臣表平子

封叔以父功勃侯也乃殺牟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

欲殺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

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

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

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

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

牛為內史悉殺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

曰呂氏作亂齊王殺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

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

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索隱曰服

虐云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

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



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殺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過長絲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

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

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

惠王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

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

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正義曰：隱王如意

燕趙並高滅梁燕趙。正義曰：梁王恢。燕王建

也。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索隱曰：謂濟南琅

也。○正義曰：琅邪郡封劉澤。濟南郡以忠臣為呂王。奉邑城陽為魯元公主。陽沐邑。



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索隱

曰小類云年幼也此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也未能治天下固恃

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其嚴威劫

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

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戮兵而西

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

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

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

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

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

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

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

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

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

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鉤

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鉤惡戾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



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  
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  
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  
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  
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今罷兵，灌嬰在滎陽，  
聞魏勃本教齊王，及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  
召青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  
而後救火乎？」索隱曰：此蓋舊俗之言，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啓家長也。亦猶國

家有難，不暇待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

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

庸人耳。」索隱曰：妄庸，言凡妄庸劣之人。何能為乎？乃罷魏勃。

索隱曰：罷，謂不罪而放遣之。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

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

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

之，以為物而伺之。索隱曰：姚氏云：物，怪物。得勃，勃曰：「願

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相舍人。」



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  
 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  
 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  
 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  
 王來立是為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  
 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  
 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  
 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

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

以齊濟北郡正義曰今濟州立東牟侯為濟

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

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

正義曰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

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

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

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



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

王子印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

齊凡七王索隱曰謂將聞為齊王志為濟北王印膠西王辟光濟南王賢菑川

王章城陽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孝王十一年具王淩楚王

戊反與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

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

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

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為

中大大夫○索隱曰史失名故言姓及官顧氏按路氏譜中大夫名印也印王剛反告

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善堅

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

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

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

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

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

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



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間路中大  
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  
居無何漢將藥布平陽侯等兵至齊索隱曰平陽侯  
按表是簡侯曹奇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  
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  
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  
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為  
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

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

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

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

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直龍反謂欲世

寵貴於王宮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索隱曰如淳云諸王

女云翁主稱其母姓故謂之紀公主正其後宮母今得近王欲

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

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索隱曰謂王太后武帝母也皇太后



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王太后前嫁

金氏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

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

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入主父偃知

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

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

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且備旦甲齊貧人

急徐廣曰一作及乃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

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

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

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

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

女齊事事浸淖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

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

齊臨蓄十萬戶市租千金索隱曰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日得

千金言齊人衆而且富也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



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踈乃  
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樂為  
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  
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  
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  
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  
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  
齊恐其漸踈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

之短

索隱曰謂偃挾齊不娶女之恨因言齊之短之短為輕重之辭蓋言臨菑富及吳楚

孝王時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

事是也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

死母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

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母後國入于漢齊悼

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

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

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秦悼惠王祭

祀城陽景王章

正義曰年表云都魯也

齊悼惠王子以



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  
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  
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  
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  
王八年從王淮南索隱曰當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正義曰年表云都  
也陳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  
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  
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

斯考功下  
當有不字

一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

子恢立徐廣曰廿二年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

景立至建始三年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至天漢四年

六十七矣蓋褚先生次之十五歲卒濟北王興居正義曰都濟州

也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

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

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

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城陽



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  
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  
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  
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  
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  
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  
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  
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

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

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

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瀋州

高陽縣西南志為濟北王索隱曰地理志安都關十一

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

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正義曰辟音齊

悼惠王子以勒侯索隱曰勒漢書作勃音

孝文十六年為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



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漢留川王

賢正義曰年表云留川王都劇故齊悼惠王

子以武城侯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名屬文帝

十六年為留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

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留川志以齊悼

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留川王反母後乃

徙濟北王王留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為懿

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

是為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

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

立至建始正義曰亦褚三年十一歲卒膠西

王卬正義曰卬五郎反年表云都高苑括地

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昌

里也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

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郡膠東王

雄渠正義曰年表云都即墨按即墨齊悼惠



王子以白石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金城○正義曰白石古城在德州

安德縣北二十里

文帝十六年為膠東王十一年與

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

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

以鎮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索隱述贊曰尚之具為等王王平空七餘

長於漢矯秦制六樹屏自疆古表海大國王

悉封齊王呂后肆怒乃獻城陽

哀王嗣立其力不量朱虛仕漢

功大策長東牟受賞稱亂貽殃

膠東濟北雄渠辟光齊雖七國

忠孝者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昂精而生典獄制

律以文無害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

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間語也

○索隱曰裴註已列數家今更引二說應劭

云雖為吏而不刻害韋昭為沛主吏掾索隱曰漢

云為有文理無傷害也

書云何為主吏主吏功曹也又高祖為布衣

云何為沛掾是何為功曹掾

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索隱曰說文高祖為

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

錢三何獨以五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

之如字讀謂奉送之也劉氏云時秦御史監

郡者與從事常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脩辨

○索隱曰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

何乃給泗水卒史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

穎曰何為泗水郡卒史○索隱曰如淳按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也卒祖忽反事第

一索隱曰謂課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索隱



日謂高祖起沛令何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

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索隱曰走音奏何獨

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

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

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

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

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

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

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

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

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

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

乃以所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索隱曰轉

為聞之劉氏音張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率輒

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

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



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其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鄼侯文穎曰音贊瓚曰今南陽鄼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蟻屬南陽者音質索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贊今多呼蟻舊字作鄼今皆作鄼所由亂也○索隱曰瓚云今南陽鄼縣顧氏云南陽郡名地理志云

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晉武帝改曰順陽郡是也 所食邑多功

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殺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殺蹤指示功人也且



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橈屈也○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索隱曰功臣表鄂羣臣議皆誤夫曹參千秋封安平侯雖右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

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欲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



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徐廣曰以謂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棄市國除○正義曰括地志云澤州安平縣本漢安平縣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索隱曰謂人皆三何獨漢五所以為贏二也音盈

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又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率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吊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



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  
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  
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  
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  
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  
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  
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  
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

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

復擊擊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

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償正義曰世貴

夜反賒也以自汗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

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

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

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人田

人也所以令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

相國自謝之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



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

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蘇林曰毋收稟為禽獸食索隱

日苗子還種田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

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

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前問曰相國

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

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

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

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

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

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

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

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

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索隱曰

惡而自予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

也韋昭曰用意淺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



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又徒跣謝高帝曰相國  
 休矣相國為民請死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  
 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  
 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  
 臨視相國病因聞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  
 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頗  
 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  
 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

同

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曰括地志云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三十里謚為文終侯徐廣曰功臣表蕭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  
 未有奇節索隱曰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  
 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  
 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群



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

蕭何為吏

文而無害

及佐興王

舉宗從沛

關中既守

轉輸是賴

漢軍屢疲

秦兵必會

約法可久

收圖可大

指獸戮蹤

其功實最

政稱畫一

居乃非秦

繼絕寵勤

式旌礪帶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